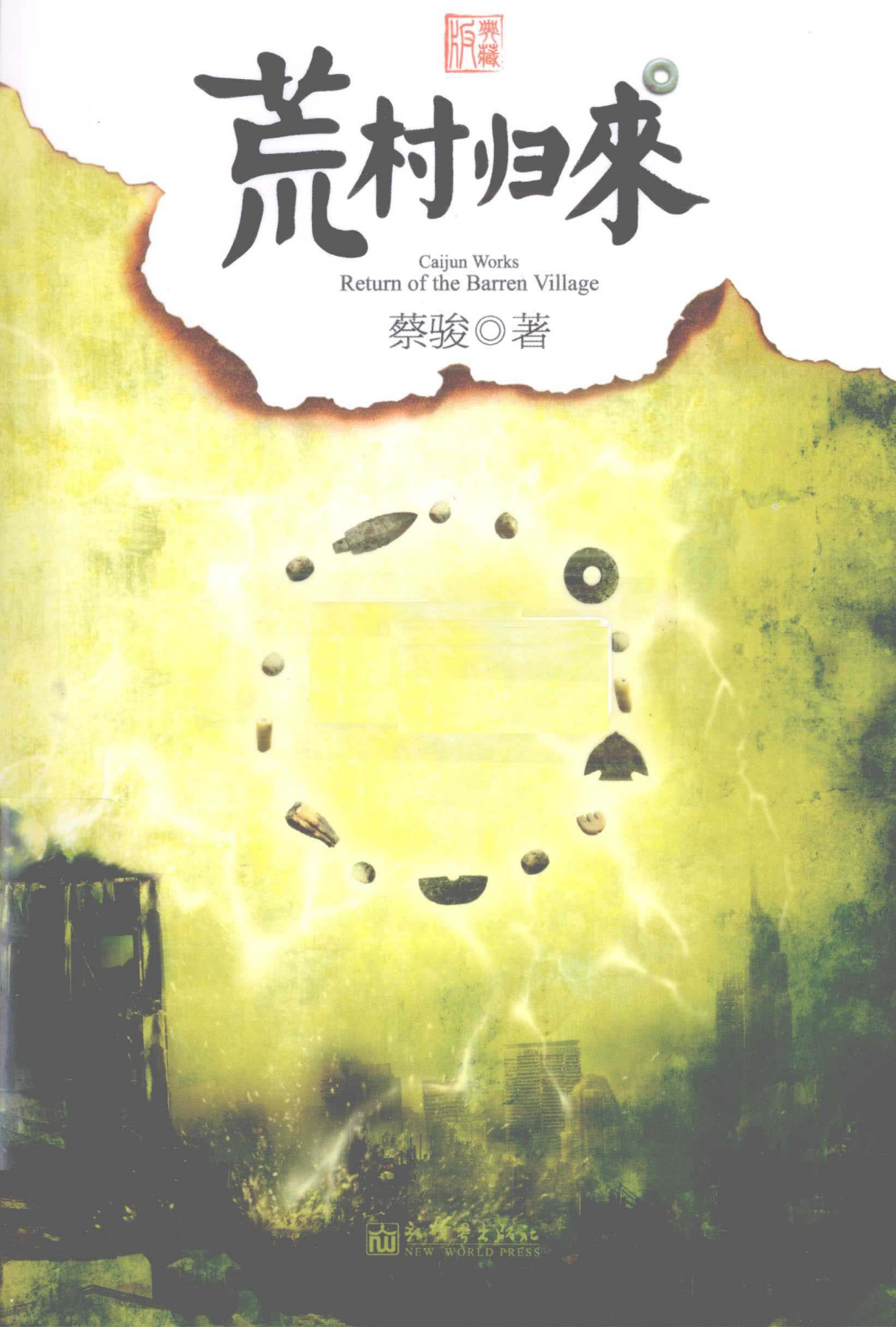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荒村归来

Caijun Works
Return of the Barren Village

蔡骏◎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荒村归来

Caijun Works
Return of the Barren Village

蔡骏◎著

(典藏版)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荒村归来 / 蔡骏著. --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-7-5104-1291-2

I. ①荒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91175号

荒村归来

作 者: 蔡 骏

责任编辑: 熊 嵩

封面设计: 余一梅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50千字 印张: 8.5

版 次: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291-2

定 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序：女王之环|

■ 蔡骏

2005年初，正值《荒村公寓》、《地狱的第19层》出版之际，我开始构思下一部关于荒村的故事。在《荒村公寓》的故事里，神秘的良渚作为知识背景出现，而荒村公寓这栋房子本身已化为废墟，唯一可以延续下去的线索，就是仍然迷雾重重的良渚，还有那枚具有神奇力量的玉指环。

于是，我选择了“环”作为这本《荒村归来》最重要的元素，既是那枚指环，也是女主人公的名字，更是那个谁也逃避不了的命运之环。

博尔赫斯有一个著名短篇小说《环形废墟》，说的是一个有关宗教和哲学的永远循环往复的故事——某个男子在神庙废墟里，认为做梦是人生的最大意义，他利用梦境制造了一个少年，并且把少年派往另一片废墟，最后这个用梦造人的男子却发现，自己也是别人梦中制造出来的幻影……

环。

月亮是一个环。

纳兰性德写过：“辛苦最怜天上月，一夕成环，夕夕都成玦。”

戒指是一个环。

荒村发生过的一切，都与那枚玉指环相关。

生命是一个环。

若从我们的祖辈开始算起，一直计算到我们的孙辈，那么生命就是一个环。

没有起点，也没有终点。

2005年，我对于心理学比较感兴趣，因此在《荒村归来》中杜撰了一本书——《梦境的毁灭》，通过一位从未真正出场过的人物之口，写出那段时间我对于世界，对于人类心理的一些浅薄的看法。

其中，有段文字如是说——

我是谁？

这是人类永恒的司芬克斯之谜。

当你在问自己是谁的时候，也许在你的心里，还有另一个人在问着相同的问题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——当你躺在床上入睡时，会有两个人分别盘踞在你左右两边，你的身体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的牌桌，他们在你的肚皮上抽烟、喝酒、打牌，他们时常热烈地交谈着，有时是愉快而兴奋的，但有时则是愤怒和激动的。有时甚至会恶语相向争吵起来，最严重的就是彼此交手，直到其中一人杀死了另一个人。

到这时你才会发现，你的体内有两个你——或者更多。

现在你终于对自己提出了那个问题：

我有几个我？

是啊，你为什么有那么多个你？你始终都在团团迷雾之中，这至今仍是一个谜。

2009年，当我读到《容格自传》以后，修正了我的许多观点。

但是，我至今仍然认为，我的心里有两个不同的我。

你们在小说里看到的那个我，绝不是完美的我，也不是生活中看到的我，而是一个被创造的“我”。

本书最后，收入我在2010年最新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《马桶的自白》——我一直觉得，其实我的中短篇写得比长篇好，只是更多的读者没有机会读到我的中短篇，此篇适合重口味读者，但愿你能喜欢。

2008年8月，根据《荒村》改编的电影《荒村客栈》公映。

2010年8月，根据《荒村公寓》改编的同名电影公映。

2010年9月，《荒村公寓》话剧开始公演。

下一部,可能就是这部《荒村归来》。

荒村的故事还在继续,那是一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世界。

一如,那枚女王之环……

君与奴兮不同生,

奴与君兮愿共死。

生生与死死,

生死不可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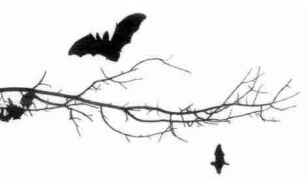
死死与生生,

死生长相依。

序幕	007
归来前夜	015
第一日	032
第二日	046
第三日	070
第四日	



第五日	062
第六日	123
第七日	162
末日	185
谢幕	206
马桶的自白	



Ku mu

序幕

×年×月19日。

这可能是许子心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。清晨起一双眼皮就跳个不停，老人们说“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”，却从没说过两只眼皮一起跳将预兆什么。

江南的冬雨笼罩着这片荒凉田野，四周飘满了接近冰点的湿气，再厚的毛衣都抵挡不住这种寒冷，他感到从皮肤到骨髓都凉透了，就像浸泡在一盆冰水中。

眼前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，这场戏在冰凉的细雨中拉开帷幕，露出了整个田野做的舞台——在穿越了五千年的时空隧道后，所有的演员都已化为残破的骨骼，安静地躺在被泥水污染的古老墓穴里，导演是个被称作历史的家伙，他万寿无疆全知全能地注视着一切，而许子心则是这幕戏剧唯一的观众。

此间距离太湖只有几公里，四周矗立着十几块灰色的土丘，当中那几千平方米大的空地，便是此次考古发掘的现场了。

许子心站在一块小土丘上，套鞋和裤子上沾满了泥水，雨伞下的脸庞和天空一样阴沉。他知道自己脚下的这块土丘，在五千年前有十几米高，是个标准的方锥体三角形，顶上留下一小块平地，作为巫师与神灵对话的祭坛——就像古埃及或墨西哥的金字塔，干旱的沙漠保护了金字塔，而江南的湿气和几千年前的洪水，早已把这些古老的祭坛，冲刷成了只剩两米高的残迹，看起来就像乡下常见的大坟墩。

站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发掘现场，一大片基坑已被清理了出来，现在又被灌进了许多雨水，基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几十个圆洞，都是古代柱子的基础。这些基础从南到北分成三排，每排距离大约五米。真是令人瞠目，五千年前江南地区的居民，竟已建成了规模如此巨大的宫殿，宛如希腊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迷宫。许子心想起了英国人伊文斯，他在1900年发现了那处五千年前的迷宫，震惊了整个世界。

难道这就是五千年前神秘良渚文明的神殿？除了许子心脚下的土丘外，周围还有好几处“大坟墩”，十几处大型墓葬和祭坛的遗址，如众星拱月般围绕着这里——宏伟的宫殿，巨大的陵墓，神秘的祭坛，或许眼前这片冬季荒野，就是五千年前良渚古国的神秘古都，是他们濒临毁灭时的“总祭坛”，是那个最终秘密的葬身之所。

芝麻开门。

没错，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将要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。许子心颤抖着点了点头，忽然耳边传来一阵轻微的呻吟声……

奇怪！怎么会听到这种声音？他下意识地 toward 四周看了看，土丘边并没有其他人，所有人都在下面的发掘基坑里。那声音似乎是从空气中传来的，带着幽灵般的耳语，仿佛有一双嘴唇就藏在他耳边，喃喃细语，只是他看不到她。

她是谁？

许子心使劲晃了晃脑袋，驱散了刚才那鬼声音，该不是自己的幻听吧？他揉了揉眼睛，只见在一片烟雨中，正面最大的土丘已被挖开了，那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墓葬，不知底下藏着什么天使——或者魔鬼。

不过，因为是冬季，再加上连续几天的阴雨，发掘现场并没有多少民工，只剩下几个考古所的学生，小心翼翼地蹲在挖开的墓坑里，用竹签剔着埋在泥土中的陶器。像这样阴雨连绵的江南冬季，确实不适合考古活动，但因为最近发现了严重的盗墓现象，只能在春节前进行抢救性发掘，否则地下的宝贝都得给盗墓贼搬光了。

一股奇怪的冷风飕飕地钻进衣服里，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，让许子心猛打一个冷战，只感到眼前几乎一黑，某个阴影瞬间覆盖了视线，让他差点没从土丘上摔下去。

就像有人用一块布蒙在你脸上，然后又迅速地抽走了。许子心睁大眼睛，

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似乎连乌云都变成了某种奇怪的脸，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巫术用语：天地感应。

许子心有些后悔了，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过来？仅仅因为可能是良渚文明最重要的遗址？还是因为发现了东方最古老的“土筑金字塔”残迹？或是将要发现破解良渚文明消亡之谜的钥匙？

是的，虽然这一切对许子心来说都很重要。因为他是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，长久以来，他一直在等待某个惊人的发现，能使自己一夜成名，得到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。

但现在还有一件事，让许子心一想起来就心神不宁。昨天晚上还和妻子通过电话，她抽泣着责怪丈夫为何这个时候还在外边。是啊，难道一生中还有什么能比她更重要的吗？

两只眼皮依然不停地跳着，就连心脏也快速颤动了起来——不能再留在这个“鬼地方”了，对不起，你们这些埋在遗址地下的死人们，五千年前生活于此地的占人们，你们是否重见天日关我什么事？让尸骨和鬼魂永远留在地下吧，我压根就不该来打扰你们。

许子心决定离开这里，离开这片飘荡着五千年前幽灵气味的田野，离开这个曾让无数人痴狂的神秘之谜。

当他撑着伞走下土丘时，忽然身后传来一阵叫喊，还有人叫着他的名字，好像发现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。他被迫折返回来，走到那座被挖开的大墓坑前。

“人殉！”

不知哪个学生喊了出来，刹那间所有人都哑口无言了，发掘现场又回到了坟墓般的平静中，只有冰凉的雨点打在许子心脸上。

在底下一方巨大的墓坑中，密密麻麻排列着上百具人类骨骼，绝大多数都是残缺的，破碎的头骨与断裂的腿骨，还有其他细碎的骨殖。其中只有几具是相对完整的，呈现出可怕的扭曲状态，似乎是被捆绑着扔下了墓坑。

这就是所谓的“人殉”，以活人作为陪葬品或者祭祀品。像这样惨烈的画面，过去只有在安阳殷墟和秦公一号大墓中才见到过。更让在场所有人震惊的是，在良渚文明的历次考古发掘中，从未有过活人殉葬的发现，难道历史就此要改写了吗？

面对眼前这些森严的骨头，许子心快喘不过气来了，难道自己并没有幻听，

刚才耳边听到的呻吟声，就是这些悲惨的牺牲品们，在临死前发出的哀嚎？这些声音在古墓里被密封了五千年，就像被刻录在一张光盘上，如今终于被解密播放了出来。

许子心开始想象殉葬者们的悲惨呼喊，似乎在这静谧的江南冬季的细雨中，突然响起了无数撕心裂肺的哀嚎声，宛如锋利的刀片，割开了许子心的耳膜——他看见了那些男女老少们濒临死亡时的痛苦挣扎，对于生存的最后一丝渴望，对于今世的最后一次诅咒，对于来世最后一次祈祷，然后他们被埋入墓穴之中，泥土覆盖了嘴巴和鼻孔，眼前一片漆黑，渐渐无法呼吸，直到抵达另一个世界。

“啊！”

许子心轻轻地叫了一声，竟然也有了那种感觉，嘴巴和鼻孔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，喉咙口火辣辣地疼，接近窒息。他就像溺水者获救一般，大口地喘息起来，让冰凉而湿润的空气涌入胸膛。

但他不愿相信刚才如此悲惨的感受，于是想到了另一种可能——那些可怜的陪葬者们，并没有哭泣也没有反抗，他们漠然地走上了死亡之路，对他们而言这就是神的旨意，进入墓穴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而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漫长旅行的起点。

考古队员已经开始清理殉坑了，在人殉坑的后面，可以看到明显人工处理过的痕迹，也许那里就是墓穴主人的幽冥居所了。土层已经很薄了，许子心跳下去参与发掘，很快就清理出一块长方形的墓坑。

他看到她了。

是的，她就躺在那里，一具沉睡了五千年的尸骨。

许子心只感到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，悬了片刻之后才又“重新启动”，因为他看到了一具单独的尸骨。

她就是这座大墓的主人。

在众人颤抖的目光中，许子心第一个平静了下来，仔细端详着墓主的骨骸，这就是传说中良渚文明的神秘统治者？

相比外面那些可怜的殉葬者们，这具墓主人的尸骨保存得相当完好。这里相当于古墓的地宫，一定有着特殊的防护措施。

许子心怔怔地看着墓主人的头骨，在眉骨下是两只深深的洞眼，仿佛仍在放射着统治者的目光。

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已化为枯骨的她还是个活物，正用一种充满了嘲讽的眼神，直盯着许子心的眼睛。

他们在隔着五千年的时光隧道对话……

然而，更让许子心感到奇怪的是，墓主人周围排列着几十件玉器，它们组成了一个几近标准的圆圈形状，把墓主人的骨骼围在中央。

圆柱体的玉琮、圆盘状的玉璧、斧头般的玉钺，似乎是一次上古玉器大展览，整齐有序地排列在墓主人周围。这是五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一种特殊巫术，还是为死者走向冥界设立的指示路标？抑或是留给数千年后造访古墓的考古队员们的某种暗示？

在淋漓的冬季细雨中，许子心感到一阵眩晕，仿佛有某种烟雾飘荡了起来。

如果以墓主人的骨盆部分作为圆心，以骨盆到周围任意一件玉器的距离作为半径，就可以划出一个完美的圆形轨迹，几乎所有的玉器都在这条圆弧上。

要是从天上俯视这些玉器和尸骨，就像是“①”这个符号。

突然，一个字从许子心脑子里蹦了出来——

环！

这是一个致命的字眼。

就在许子心目瞪口呆的瞬间，耳边似乎隐隐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。

啊，就是今天了。

×年×月19日。



Gui lai qian ye

归来前夜

2005年×月19日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《地狱的第19层》之后，《玛格丽特的秘密》之前。

更确切地说，这是在《荒村公寓》与《地狱的第19层》出版之后发生的故事。

在《荒村公寓》这本书的扉页里有一张卡片——去往荒村公寓的勇敢人单程票。你剪下车票后，可以将下面的书迷通票寄到新世界出版社，就有机会获得《地狱的第19层》的作者签名本。

因此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出版社转给了我无数封读者来信，绝大多数信封里都有书迷通票，此外还有许多读者的留言和附信。其中有些信确实深深感动了我，但我也看到了许多千奇百怪的问题，比如有许多人问我如何去荒村的办法，最好还要有返程票，也有人来向我打听春雨的联系方式，更有人说他们也去过荒村。

还好，至今我还没收到过一封荒村来信。

不过也许有一封信例外，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寄出来的，信封上既没有邮票也没有日戳，更没有寄件人的姓名地址，只有一个收件人的名址——天知道这封信是如何寄达出版社的。

我拿到这封信是在19号的晚上，一个寒冷的北京之夜。那几天我正好应出版

社之邀到北京，为两本新书做宣传，顺便接受各地媒体的采访。那天晚上做完活动，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，便跑到后海边上的“茶马古道”，和责编MM一起喝着香香的米酒解乏。

明天我就要离开北京飞回上海了，责编MM给了我厚厚一叠读者来信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封不知从何而来的信。信封是那种普通的白色信封，上面收件人地址的字迹也很普通，看不出是哪种人写的。

我拿着信封反复看了看，实在想象不出它是如何邮寄到的，难道世界上真的存在某个神奇邮箱？

也许是写作者的天生敏感，我忽然有了种奇怪的第六感，转头看着窗外——许多人在冰封的后海上滑冰，有个男人滑得很棒，在冰面上不停地滑出圆形的轨迹。看着那个滑冰的男人，我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圆环，就像冰面一样洁白清澈。

“喂，想什么呢？”

责编MM把我从冥想里拉了回来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了一样东西。”

我没有再说下去，而是轻轻地撕开了这只信封，里面照例是书迷会的通票，一张硬硬的卡片，读者会在上面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。

当我拿出这张特殊的卡片时，责编MM忽然蹙起柳眉说：“嗯，好香啊。”

果然，我也闻到了一股异香，从卡片里浓浓地散发出来，与我们杯中的米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香味。

但这香味只持续了几秒钟，转眼就消散在“茶马古道”餐厅里了，责编MM仍然贪婪地吸着鼻子说：“唉，为什么美好的东西总是那么短暂呢？”

我把目光又移到了这张特殊的卡片上，因为它确实太特殊了——在姓名栏里填写了一个符号：



这就是对方的姓名？好像不存在这样的汉字啊，就我所知的任何一种外国文字里好像也没这样的字，大概只有甲骨文或者古埃及象形文字里才有吧。

“奇怪，就像一口井。”

责编MM收起了她那可爱的笑容，盯着这个怪异的“姓名”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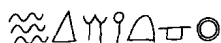
确实像一口井，是站在井口往下看的角度，我点了点头说：“荒村进士第的后院里，也有一口井啊。”

“你小说里的典妻就淹死在那口井里！”

“是啊，这是被我的《荒村公寓》忽略掉的一点，也许那口井里也隐藏着一个凄美的故事。”

“或是一个幽灵？”

我心里又猛抽了一下，没办法，她的话总是能击中我的要害，我只好低下头继续看着卡片。姓名栏之后分别是性别、年龄、文化程度、联系电话和E-mail，在这些栏目里全都是空白，只有最下一条详细地址（含邮编）写了一行……我不知道是否该称之为“文字”，也许说是符号更确切些——



无论你是否相信，我确实在卡片上看到了以上这些符号，键盘无法打出这些符号，后来我用扫描仪将其扫在了电脑里。

责编MM啜了一口米酒问：“这是什么啊？”

我沉默了半晌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些符号，心里默默数了一下，总共有七个符号，它们就像是七个邪恶的小人，在我的书迷会通票上扭动着身躯，跳着某种古老的巫术舞蹈。

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，我只能强行让自己冷静，仔细地端详着那七个符号，这究竟是某种古老的文字，还是一种特殊的密码？或者是一组蕴涵深意的画面？

可我一点都揣测不出来，越盯着它们眼睛就越疼，就像针扎在我的瞳孔里一样，而脑子里各种奇怪念头止不住地往外冒，似乎这七个符号会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。

“看啊，最后一个圆圈的符号和‘姓名’是一样的。”

还是女孩子眼尖啊，她的提醒让我注意到了那第七个符号——“◎”，而卡片上姓名栏里填的也是“◎”。

这算是什么意思呢？大概是在地址栏里也加入了姓名吧，天哪，这又算哪门

子的地址和姓名呢？

我满腹狐疑地摇了摇头，对这样一封来历不明的信实在无能为力，我又看了看信封里面，似乎并没有其他东西了。当我正要把通票装回信封时，责编MM忽然提醒了我：“看看卡片背面。”

还是她提醒得及时，我立刻将卡片翻过来，只见卡片背面印着一幅图片。

不对，所有的卡片背面都是空白的，怎么会有图片呢？

于是我睁大了眼睛，盯着卡片背面的图片，瞬间像被静电打到了似的，整个人都麻木地僵硬住了。

“她是谁？”责编MM迷惑地盯着这幅图片，“好漂亮啊，眼睛里有股特别的气质。”

原来卡片背面印着一个女孩子的脸庞，背景就是白色的卡片，就好像她长在卡片上似的。卡片里的她有着黑色的长发，一张眉清目秀的脸，目光飘忽不定地看着远处。最特别的是她那双眼睛，既带着一些神秘和诱人，又含有几分忧郁和恐惧，就像《聊斋志异》里的聂小倩，让人不由得生出几分怜惜之心。

责编MM不待我回答，继续分析着说：“感觉就像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，我倒觉得她有些像你《荒村公寓》里的小枝。”

天哪，我的责编又一次击中了我，使我原本冰冻的心狂跳了起来……

沉默了半晌之后，我终于做出了回答：“没错，她就是小枝！”

她就是小枝！

又一次面对卡片背面的这张脸，她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？是半年前的上海夏天，还是此刻的北京冬夜？

我使劲揉了揉眼睛，没错，就是卡片背面印的这张脸，永远使人无法忘却的这张脸，在地铁车窗玻璃上时隐时现的这张脸。

责编MM也睁大了眼睛，惊讶地问：“天哪，她就是小枝？我一直以为，小枝只是小说中的人物，并不存在于人间。”

“是的，她现在已不在人间了，但她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，曾经与我面对着面——”

说到这里我停住了，低头看着卡片上的女孩，许久都没有说话。

“可是小枝的照片，怎么会到书迷通票的背面上去的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过她的照片，她的形象永远只留在我的脑子里，永不磨灭。”

“奇怪，是谁得到了小枝生前的照片，把她印在卡片背面，又在卡片上写了这些奇怪的符号，还不用贴邮票就寄到了我们出版社呢？”

此刻，“茶马古道”的窗外，后海冰面发出微微的反光。

我死死地盯着这张卡片，又翻过来看了看，像某个幽灵的名片似的，它就这样送到了我手中。

终于，我把卡片缓缓放回到信封中，然后揣在衣服口袋里说：“买单。”

走出“茶马古道”，我们沿着后海边一路向前走去。我已无暇欣赏京城冰封后海的景致，只是不停地摸着胸前的袋袋，里头揣着那封“幽灵来信”，而卡片背面那张小枝的照片，应该正对着我的心口吧。

她的名字叫小枝。

欧阳小枝。

这个名字是黑夜里的冰。

透明而又致命，转眼就融化于水中。

小枝来自荒村。

根据我小说里的描述，荒村属于浙江省K市的西冷镇，坐落在“大海与墓地之间”，因为面朝一片荒凉的海岸，所以叫做荒村。

在荒村的入口处，有一块明朝皇帝御赐的贞节牌坊——“贞烈阴阳”，它就像一把大锁似的关住了荒村，村里的人极少到外面去，也极少有外人进入过荒村。更可怕的传说是：凡是擅自闯入荒村的外来者，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神秘死去。

荒村中有一座古老的宅子“进士第”，因为出过一位明朝的进士而得名，“进士第”的欧阳家是荒村最古老的家族，古宅主人欧阳先生有个独生女儿叫小枝，她是第一个离开家乡到上海读大学的荒村人。

非常不幸，在2003年一次地铁意外事故中，小枝在站台下香消玉殒了，不久小枝的父亲也因病去世，古老的欧阳家族就此断绝了香火，“进士第”也成为了神秘的空宅。在无数个黑夜里，精灵悄然出没于老宅的某个角落……

2004年4月，我在那一期的《萌芽》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《荒村》，从此我的生活就被各种来访的读者们打乱了。夏日的某天，S大学的四个学生突然造访我